blog.creaders.net

我的母亲和那遥远的祖国-文庙-万维博客-万维读者网（电脑版）

11–14 minutes

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刚刚过去。可是今年这个家庭团聚的日子，对我来说却格外的冷清。2020庚子年的前夕，母亲走了。她结束了操劳的一生，终于回到了她日夜思念的父母，我的外公外婆身边。那个严冬的深夜，我陪伴着她，度过了最后的人生时光。看着母亲安静的进入梦想，和显示屏幕上越来越弱的心跳和呼吸，我的心充满了悲伤和祝福。抚摸着母亲平静与和蔼的脸庞，知道妈妈是满足的。她生前最大的愿望之一，就是远在美国的长子回到她的身边，陪伴她走过人生的最后一程，我答应了她。望着远去的灵车，感触着人生的无奈，我默默地祈祷：愿妈妈一路走好。

17岁那年，因为下放农村，我离开了父母。母亲生前，

很喜欢看我写的家信和作文。我也保留着她的上百封家书。虽然名为高中毕业，但在文革期间，满打满算，我也仅学了不足四年的文化课程，但自学中文从未间断。不过当电话流行，和我定居海外以后，很少再会用到中文了，这样的文字相别，一晃就是二十多年。几年前偶尔写过点东西，被母亲看到。她那时视力尚好，反复看了许多遍，最后惊叹到" 你已经不像我的儿子了"，我问原因，她回答:" 生疏的文笔，还有满纸的错别字。" 妈妈回忆到:" 你小学一年级，就教我汉语拼音，二年级就能熟背老三篇和诗词，把来抄家的红卫兵都吓跑了，现在是怎么了？" 为了安慰她，我送给她一些我的英文书和文章。但她并不满意:"你也不能忘了你的祖国和文化呀!"

妈妈的话提醒了我， 也让我想起了那个艰难的文革岁月。她被关在大学牛棚时， 托人带信来， 其中写到，在家"要好好学习和背诵毛主席的老三篇和诗词"。但红卫兵们不相信反革命的家属真的会这样教育孩子。不久， 他们真的来了。其中一位和母亲关系不错的年轻教师事后回忆说， 本来大部分人的心态是应付差事， 走过场的。大家都在喊口号"背毛选"， 但真的面对一个孩子能做到的时候， 成年人的自信心陡然崩溃，不知所措。领头的红卫兵示意赶

紧撤， 不然就是对毛的不敬。这次没有抄家， 我后来多年能收听"敌台"的短波收音机, 也再次幸免于难, 这是后话。

为了她在晚年有所依托, 我向母亲保证， 用三年的时间捡回中文， 这就是我开始写博客的初衷之一。我童年时代的中文词汇不仅来自毛的著作， 还有家中收藏的各类书籍， 当然还有收音机里听到的对岸奇怪词汇。常年不动笔, 但并非不看中文。最难的事情， 应该是中文电脑输入， 开始的时候动做非常慢， 效率极差。我不得不先写下来， 用电邮发动家人轮流帮我打字。但许多人常常认不出我的字， 只好去问老人家。有一次妈妈写下她的批语： "字写的像狗趴一样"， 我只能摇头苦笑了。经过几年的努力， 我终于可以完全独立的用电脑撰写文章， 母亲也成了我博客的常客。

不难想像， 母亲对我博客内天马行空， 毫无顾忌的时评文章， 常常有不同的看法。随着厉害国和中国梦的喧嚣， 母亲越来越不平静: 担心， 迷惘， 甚至痛苦的感觉常常交织在一起。她常常说， 不想关心这些政治， 但又不停地悄悄告诉我： 他们搞的那些东西， 我全明白， 都是毛泽东的那一套！ 每次探亲回家, 我们都交谈很长时间。 毕竟我离开那遥远的

祖国多年, 与妈妈的认知发生了很大的差异。但经过解释后, 母亲几乎全能接受我的观点, 这个现象在她那个年龄的人群并不多见。妈妈常常感叹到:”你要是生活在我的年代, 早就是大右派了。”

妈妈到了晚年, 常常喜欢回忆过去。 她生长在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 外公民国初年大学毕业后, 一直行医。抗战爆发后, 从上海逃出来的同学告知蒋中正的庐山”77事变抗战宣言”, 外公毅然关闭诊所, 独自跋涉大半个中国后, 经广西和贵州到达重庆, 加入国军。得知消息的一年后, 年幼的母亲和众多弟妹随着外婆一干人, 沿水路顶着敌机的轰炸, 到达重庆。因为跟随外公, 学了点护理, 外婆在途中加入了

她的家庭和祖国突然变了天, 但母亲似乎并未沉沦。我在她的遗物中, 看到了高中毕业时的集体合照, 她憧憬着”新中国”, 成为美国似的民主和自由的国家。她作为毕业生的代表登台演讲, 为她送行的中学老同学留着泪, 再次向我们叙述了70年前的往事。她如愿考取了中学时代的梦想大学: 原中央大学医学院, 和高两届的不同专业的同校学生父亲相识。母亲追随她的父亲的道路, 毕业后成为了一名妇产科医生。50年代, 她为当时的许多”战斗英雄”妻子接生。母亲曾笑着对我说”我从报纸上看到, 他们很多人, 应该和你

一样, 都远离了祖国。” 从母亲多次谈话的口气中, 我似乎帮她完成了少儿时期的梦想。因为她不止一次地提到, 羡慕一些重庆时期的同学, 一放假, 就可以去美国游玩。遗憾的是由于许多原因, 母亲的美国之行未能如愿。

上个庚子年前后开始的所谓”自然灾害”, 彻底改变了母亲的人生。母亲被迫退役, 转业到南方一个古老的城市, 我就是在那里出生的。母亲后来成为微生物专业的教师, 对病毒和细菌了如指掌, 成为那个城市的医科大学创建开拓者之一。多年的政治运动, 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曾经充满理想, 性格心直口快的母亲晚年不停地向我唠叨, 做人的"原则"。但在50至70年代, 母亲的"大起大落"背后, 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却无从得知。我和母亲无话不谈。有一天她愤愤不平地谈到了文革的”牛棚”经历, 我突然脱口而出, 林彪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绞肉机, 一点都没说错。她问何解? 我回答说, 有谁没在50年代整过人, 至少也喊过口号吧? 母亲怔住了, 转而低头不语, 良久说不出话来。奇怪的是, 她并没有责怪我的意思。

直到她去世的几个月前, 母亲才向来探望的妹妹透露了埋藏60年的秘密。原来有一位同乡远亲大哥, 在当年母亲一家西逃四川的路上, 救护了她们十几个人,

具体详情已无人知晓。母亲50年代末回乡探亲时，知道这位大哥刚刚被饿死。悲愤的她无法抑制内心的痛苦，回到北京后，悄悄地向一位同乡好友透露了大哥的噩耗。不料，这位好友立即上报，母亲遭到了厄运。幸亏父亲单位出面，母亲才被从轻发落。

母亲的一生，跌宕起伏，故事远远不止这些。如今她走了，也带走她对祖国的爱，不解，恐惧和内心的所有疑惑。庚子年的大寒，我们决定送母亲最后一程，将她和父亲合葬在风景秀丽的山脚下。能来的亲属几乎全部到场。在墓前，我们想说什么，却不知从何谈起。母亲的一生是近代普通中国人的缩影，一个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人生道路，但让她的后人永远怀念。

几天后，我登上了路过封闭武汉的南下列车。我又想起了黄鹤楼，在那上面，当年母亲讲了不少抗战期间的故事，如今这个城市正在受到病毒的蹂躏。说来也巧，那天从墓地回来的路上，在车上就听到了"人传人"的新闻。1月20日的中国大寒日，让所有的华人听到了庚子年越来越近的凄惨脚步声。90高龄的母亲半辈子念叨病毒，却幸运的一天不差的躲过了这场世纪大瘟疫，也让后代在最后一刻聚集到了一起，这真是上帝天衣无缝的安排。妈妈，谢谢您的养育之恩，请安息吧！



(2020年10月万维征文https://blog.creaders.net/u/23167/202010/385814.html)